



THE BULLY PULPIT

罗斯福与塔夫脱

下

白宫讲坛与新闻业的黄金时代

【美】多莉丝·基恩斯·古德温 著

沈英 译

年度图书

《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
《经济学人》
《时代周刊》
...

APR 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THE BULLY PULPIT 罗斯福与塔夫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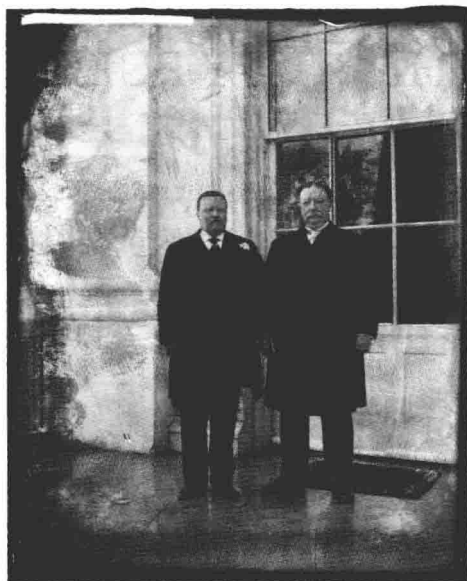
白宫讲坛与新闻业的黄金时代

【美】多莉丝·基恩斯·古德温 著

沈英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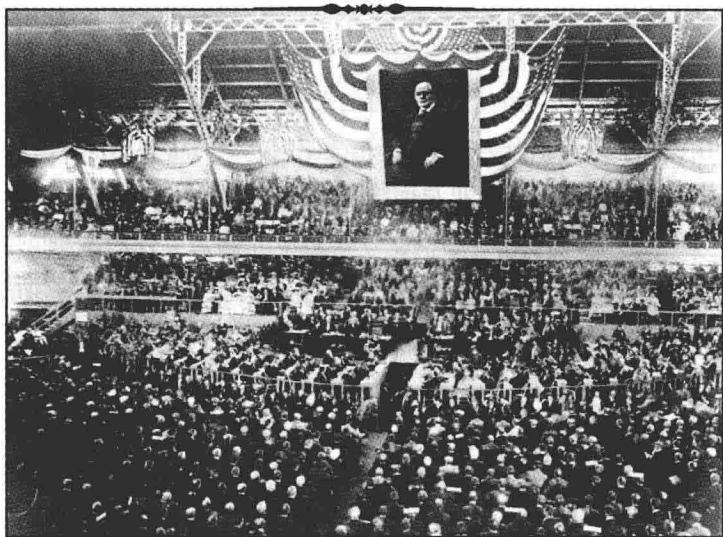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Theodore Roosevelt & William Howard Taft

15 消逝不去的笑容



1904 年，芝加哥，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演讲台上方可见马克·汉纳的画像

罗斯福从菲律宾挖回塔夫脱、使之成为华盛顿内阁领航人物的时候，他曾提醒塔夫脱，自己会非常倚重他。在候选人亲自进行巡回演说仍被视为有失尊严的年代，塔夫脱担任罗斯福的竞选代理人，厘清并宣传罗斯福的立场。正如总统在召回塔夫脱时所担忧的那样，国内的气氛正变得日渐动荡。在1904大选年最初几个月，紧张的劳资关系逐步升级到危险的爆炸临界点。

科罗拉多劳工战争最能充分地说明不安局势的严重程度，这一系列冲突将整个地区推向革命的边缘。在春季，劳工们的暴力行为险些毁掉罗斯福在与工会和管理层的交易中缔造并精心调校过的微妙平衡。西部矿工联盟持续一年的罢工使整个地区风雨飘摇。前一年的11月，科罗拉多州保守的共和党州长詹姆斯·皮博迪宣布戒严令，并敦促罗斯福派遣联邦军队镇压骚乱。他汇报说，罢工工人关闭了全州绝大部分的矿场，而且还在威胁众多其他行业。科罗拉多州公民的人身安全与私人财产安全正面临危险。与内阁协商后，罗斯福给这位州长发去一封电报表示，虽然理解困难的形势，但他“没有合法权限”插手干预，除非局势上升为“叛乱……超出本州军警的控制能力”。

随着暴力升级，雷·贝克前往科罗拉多州，开始调查、追溯公司腐败、贿赂以及罢工者的暴力行为。“我要全力追踪他们。”他对父亲说道。听说贝克正在准备一篇科罗拉多劳工冲突的文章，罗斯福邀请他来到白宫。贝克在信中对妻子杰茜说，总统在午餐的整个过程中，“手边放着一沓便笺，详细地询问我有关西部的情况”。

雷·贝克历尽辛苦完成了万字长文《目无法纪的统治：科罗拉多的无政府主义与专制主义》，他征求罗斯福的许可，引用他们私人通信中的陈述。“我信任公司，”罗斯福曾写道，“我也信任行业工会。两者均是既成事实，都是我们现在的工业系统所必需的。但在滋生腐败，或无情漠视他人权利的地方……那些冒犯者，无论属于公司抑或工会，我都必将与之斗争。”带着总统的祝福，贝克使用这段引文作为他论证的大标题，资方与劳方在科罗拉多州都触犯了法律，对正在蔓延的无序和破坏负有同样的责任。

贝克以西部矿工联盟在克里普尔克里克的罢工起笔，从19世纪90年代追溯这次冲突，那次罢工成功地争取到“这些人想要的所有东西”，包括工资上涨、工厂只能雇佣工会成员以及八小时工作制等。但在科罗拉多市和丹佛，贝克注意到，许多工厂仍是“自由雇佣企业”，

特柳赖德的工厂主们拒绝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工会领袖命令三千人全部进行“同情性罢工”，对全州所有会员实施近乎“专制的”权力，但大部分会员并不愿意罢工。全州范围内隶属于这个工会的矿场都关闭了，工会会员在冶炼厂挑起与非工会会员之间的暴力争端。舆论转而反对西部矿工联盟。矿主们试图抓住这个一举打败工会的机会，请求州长派驻本州军队，维持非工会矿场的开放。

州长几乎无需劝说，雷·贝克报道说，因为他“站在矿主一边”，努力“防止暴力并要制止罢工”。州民兵“师出无名地”逮捕工会成员，暂停人身保护令；没有搜查令的士兵“闯入并搜查”私宅。当地一家报社因其编辑“批评军队的做法”而被关闭。

贝克断定：“现存争端的根本原因之一，是科罗拉多州的冶炼厂与工厂要求八小时工作制。”1899年，该州议会曾经通过一项法律，将极端危险行业的工作限制到八小时。在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宣布此法违宪后，工会提出一项州宪法的修正案。以多数票通过的这项修正案命令州议会颁布八小时工作制法令。然而，当立法者召开大会时，由约翰·D.洛克菲勒控制的冶炼业托拉斯的说客来到国会山。八小时工作制要求用三班倒代替两班倒，这会削减利润。公司奉上充足的贿金。虽然有明确的命令，但州议会闭会时仍未颁布八小时工作制法案。

在为这个法案奋斗一年之后，工会“感到失望，甚至绝望”，这没什么奇怪的，贝克沉吟道。尽管如此，他仍强调，科罗拉多州的混乱是各方共同作用的结果：工会使用暴力途径迫使未参加罢工者停止工作，军队变得专横暴虐，公司贿赂州议员，州议会本身藐视“人民的意愿”。只有公众的愤怒和压力有望遏制腐败与暴力。

4月中旬，贝克给罗斯福寄去一份样稿。“我努力在这篇文章中以绝对的坦白记录真相，无论它会打击到谁，”他在信中告诉总统说，“如果真相仍被需要的话，那就是今日的科罗拉多州。”贝克的调查与分析得到全国的广泛赞扬。《阿里纳》称之为“对科罗拉多州无政府

统治最为精湛、穷尽细节而且公正无私的描述”。在贝克对罗斯福的引述中表达出的公允立场也收获正面评论。“这样的言语并未算计着取悦资方的极端主义者，或劳方的极端主义者，”《华尔街报》评论说，“它将自己交付给人民的冷静思考，他们认同资方与劳方结社的权利，但同时坚持劳资双方都不应获准实施垄断权力。”罗斯福不仅阅读了这篇文章，而且在劳工部的官员中传阅。

酝酿许久的科罗拉多紧张局势在6月6日恶化了。那天凌晨2:00，无视工会罢工、刚结束轮班的二十五名矿工在克里普尔克里克车站等候2:15分的列车。突然间，巨大的甘油炸弹在铁轨旁边爆炸，车站都被撼动了。十多人当场死于爆炸，更多人严重受伤。这“懦弱卑鄙的恶行”被怪罪到西部矿工联盟头上。这次致命爆炸杀伤力极强，医生和家人都无法辨认死者，爆炸的消息很快引发骚乱。州长出动民兵，士兵在街道上乱跑，逮捕任何胆敢吐露“哪怕一丁点儿无政府主义言论的”人。在州国民警卫队的命令下，一百多名矿工被赶上一辆专列，遭到流放，离开克里普尔克里克。一位记者看到，站台上挤满了数千人，他们是“被驱逐出境的人的妻子和姐妹、父亲和母亲，场面令人动容”。

西部矿工联盟向总统求助，“以法律和秩序之名”，逼迫他调查“正在科罗拉多肆虐的可怕罪行”。工会的请求把罗斯福置于一个十分为难的境地。他解释说：“我们曾拒绝其中一方的派遣请求，现在却要应另一方的请求派人过去。”因无所作为而恼火的罗斯福派出一支调查组来到科罗拉多州。他对劳工专员卡罗尔·戴维斯·怀特说道：“无论采取行动，或只是在国会陈词说明情况，我都希望能完整了解确切的细节。”

怀特专员后来告诉雷·贝克，他的文章成为“政府开展科罗拉多调查的基础”，此次调查同样地追溯了该地区劳工斗争的起源与历史，分析同样的事件，也将冲突对抗的责任归咎于双方。读完怀特的初期报告，罗斯福赞同贝克的观点，是皮博迪州长恶化了局势，不是单

纯作为“法律、秩序与正义的代言人”介入，而且“作为与工人对抗的资本家的支持者和代表”插手其中。尽管如此，总统相信矿工也有错，他们将罢工决定权交给一个专制的内部小团体，并使用暴力达成目标。报告肯定了总统最初不愿干涉的抉择，提供了丰富证据，让他能够在国会和公众面前为自己的决定辩护。总统向两院转达最终报告后，马上再次邀请贝克共进午餐。贝克告诉父亲：“他对我的作品十分满意并大加赞赏。”认为总统的反应肯定了自己文章的“绝对准确和公正”。

克里普尔克里克的动荡终于平息，虽然许多被驱逐的矿工再未返乡。在特柳赖德，当矿主最终同意八小时工作制时，罢工结束。州长皮博迪被迫离职，州议会通过一项法律，限定包括铁矿、冶炼厂和冷轧工厂在内的高危行业的工作时数。

* * *

当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于6月21日在芝加哥召开时，罗斯福相信，“阻止了一次大灾难”的他将获得提名。依然控制着代表团的老党魁们可能会有“大量愠怒的抱怨”，但随着马克·汉纳的去世，他们组织反对力量的希望破灭了。在新闻报道的描述中，这是一次“死气沉沉的聚会”，“冷静、没有歇斯底里的”会议，“缺乏通常伴随着政治大会的、电闪雷鸣般的辩论场面”。

汉纳的巨幅画像被悬挂在演讲台的上方，这位前任主席的名字第一次被提起时，现场爆发出狂热的欢呼。虽然大部分代表会投票给罗斯福，但他们从一开始就清楚地申明，支持他“是因为不得已而为之”。哪怕有“一丝微弱的机会”能让保守的守旧势力赢得总统选举，多数人都将“高兴地拥抱这个机会”。

比起其他报道大会的作者，威廉·艾伦·怀特更能察觉共和党糟糕情绪的重要意义。虽然座位空空、了无热情，在宣布罗斯福被提名

时仅有“机械空洞的”二十分钟欢呼，但怀特仍得出结论，此次大会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最成功的一次会议”。他认识到，芝加哥的“木偶秀”并不是国民情绪的真实反映：美国人民在发挥他们的意愿——人民想要罗斯福。怀特坚持认为“政客们为罗斯福欢呼23分钟或24小时没什么差别”，只有当人民消极时，政客与政治机器才是危险的，一旦像罗斯福这样的改革者得到公众的信任，“政客们的服务”将任由他驱使，“没有哪个党魁强大到能战胜人民”。

怀特相信，这种反叛精神、实现“更美好世界的”动力是由“政治生活中一股新力量”推动的，这就是敦促国家前进的进步主义报纸和杂志。十年前，呼吁更平等分配财富的人被谴责为社会主义者或扔炸弹的无政府主义者。现在改革者无处不在：小商业支持管制铁路、商人要求反托拉斯的新法案、技术工人为更高的工资和更短的工作时间罢工。怀特总结道，所有这些变革的代理人，所有这些变革的参与者，现如今都在仰望罗斯福“代表并代言的时代”。

共和党任命乔治·科特柳代替马克·汉纳，担任竞选经理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这证实了四面楚歌的共和党需要罗斯福，“远超罗斯福需要共和党”。作为背景普通的前任报人，在成为商业与劳工部部长之前，科特柳曾担任克利夫兰、麦金莱和罗斯福的私人秘书。罗斯福对科特柳的支持立即招致“职业政客”的反对，他们敏锐地感觉到“权力正从手中滑走”。带着诚实诚信的声誉，科特柳代表“正在控制政党”的、有前瞻性的年轻一代，保守派“无法忍受不在身后留下抱怨的纪念碑就逊位”。罗斯福快速行动，让反对声音消弭。“大家不妨这样理解，如果我要竞选总统，那么科特柳就必须是主席，”他对马萨诸塞州一位政客兼商人说道，“我不接受其他安排，”他说得斩钉截铁，“选择科特柳，决定不可撤销。”代表们别无他法，只能批准罗斯福的人选。

在制定共和党竞选纲领时，罗斯福没那么成功。虽然它大部分呼应了总统关于外交政策、巴拿马运河、托拉斯和劳工问题的公开行动

与声明，但观察者注意到，它体现了有关关税问题的不同观点。罗斯福曾争论说，不修订关税会把“可怕的武器放到我们敌人的手上”，然而竞选纲领还是拥护保护主义的原则，将其作为“共和党的基本政策”。像罗斯福预言的那样，民主党抓住这个问题，声称共和党如果获胜，将带来“更多托拉斯统治、更高消费价格和制造商更丰厚利润的四年”。尽管如此，罗斯福仍不愿推进这个议题，担心关税战争会使迫切盼望减负的西部人与东部工业和金融当权派对立起来，因此在党内造成危险的分裂。

罗斯福也未对选择印第安纳州参议员查尔斯·费尔班克斯作为副总统人选提出异议，虽然他更倾向于“所有人中与之共事最愉快的”伊利诺伊州国会议员罗伯特·希特，但他接受了“谨慎、迟缓、保守的”费尔班克斯，作为一种对保守派的让步。既然自己的副总统经历已让他相信那个职位注定无所作为，那么就没必要表明立场。赢得政党的总统提名是最重要的。

与家人坐在白宫南面的阳台上，罗斯福接到全体一致提名的消息。当私人秘书威廉·勒布送来众人期盼的电报时，他们刚刚吃完午餐。接受妻子和孩子们“真挚的祝贺”后，罗斯福返回办公室，媒体成员已经聚集在那里，其中很多被他看作是“私人朋友”。在总统发雪茄时，他“特别幽默”，开玩笑说禁酒主义者卡丽·纳森可能不会赞同。美联社的一位记者记录了这个场面：“他和一个人聊天，善意地嘲弄；和另一个人交换对人物与事件的评论；对着引起他注意的、有关他自己的漫画尽情大笑；轻描淡写地简述大会中的小插曲；回忆一些有趣的情景，个人的或政治的；最后再次感谢朋友们前来表示祝贺。”

* * *

当民主党两周后在圣路易斯召开大会时，其党内的保守势力明显重掌大权。虽然威廉·詹宁斯·布莱恩是普通民众的真心选择，但职

业政客们对胜利如饥似渴。布莱恩两连败之后，民主党领导人转向“民主党金童”——奥尔顿·B.帕克。布莱恩一再号召用白银取代黄金作为币值的标准单位，这取悦了将从通胀中获益的西部债权人，却激怒了自己的钱会贬值的东部债权人。民主党党魁们希望帕克能保持布莱恩在西部的自由主义阵地，并赢回在黄金问题上与民主党决裂的东部保守派。

为《科利尔》报道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威廉·艾伦·怀特，将布莱恩描绘成“一时英雄，虽然他没有成功”。尽管布莱恩每次出现时，迎接他的是震耳欲聋的欢呼和“癫痫发作般的情感迸发”，但代表们发誓不能再一次让情感占上风。怀特观察到，“他们就像完全发疯的人，心中害怕感性的回归”。布莱恩虽然成功阻止了民主党竞选纲领支持黄金本位，但提名帕克的压倒性赞成票昭示着布莱恩“八年统治的结束”。民主党的竞选纲领严厉谴责托拉斯和贸易保护主义，称之为“劫众济寡”，要求大幅削减公共开支，反对行政权力篡夺立法功能，呼吁菲律宾独立，倡议美国参议员的直选。

7月8日，周五，午夜刚刚过去，提名投票就结束了。聚集在帕克家乡纽约州伊索帕斯的记者们失望地得知帕克法官已经休息，并留下命令不准叫醒他。因此，直到按照惯常习惯从哈德逊河晨泳回来，这位被提名人才得知他已胜出。当被要求发表一份声明时，帕克回答说要等到官方通知。这个故意的耽搁给其狡猾策略预留了时间：中午时，他口述一份电报，在大会休会前宣读，通知代表团他认为“金本位制已被牢固并不可撤销地确立”，如果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让大多数人不满意”，他感到有责任“拒绝提名”。大会快速行动，采纳一项决议，声明货币问题不会出现在纲领上，因为它不是“此时必须解决的问题”。金本位制不会受到挑战，他们向帕克保证，不会有什么事情妨碍他接受提名。

帕克这步棋“真巧妙”，罗斯福认可道，“从一个聪明政客的立

场，他应得到真心赞扬”，总统这样评论并进一步说，这个策略为帕克赢得了“克利夫兰所有的力量，又不带有任何克利夫兰的劣势，总而言之，使他成为民主党能够提名的、最难对付的人”。威廉·塔夫脱持有不同意见，并预言说，与民主党内永存的裂痕不同，帕克诡计的成功是短命的。他安慰罗斯福，帕克只是在“电报被发表的那个清晨最强大”。话虽如此，罗斯福仍担心在普选中面临“艰难而辛苦的一战”。

根据他的习惯，西奥多·罗斯福设法用行动驱散焦虑。被提名后，他立刻开始起草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演说，但现在的罗斯福心怀复仇情绪，于是决定让演说的基调尖锐起来。“我通常喜欢在属于敌人的角落进行我的战争。”他对洛奇说。7月27日，在“酋长山”洒满阳光的阳台上，罗斯福发表了演说，汇集而来的群众“以极大的热情聆听”。“这正是我们盼望西奥多·罗斯福做出的演讲，”《明尼阿波利斯报》社论报道，“简明扼要，透彻清晰，符合逻辑，令人信服。”另一份报纸报道说，他对共和党政策的辩护“一如既往地有力”，而他对民主党的讽刺性评论，用洛奇的话说，“像日本武士刀的利刃一样锐利、光滑”。

帕克接受提名的演说没有这样的荣耀。在大雨的间歇中，站在伊索帕斯乡间住宅湿透的草坪上，民主党候选人滔滔不绝地讲了四十分钟。帕克平淡的风格和演讲经验不足立刻显现出来，他“几乎不用手势”，没能区分自己与罗斯福的立场，吹不响“号角”。据传闻，最热烈的掌声出现在他最后宣布如果当选不会竞选连任时。敌手“诡诈狡猾的”策略未能连横民主党内的派系，罗斯福如释重负。他对洛奇说，也许塔夫脱的评估从一开始就是正确的。

正式的接受函需要在9月初发表，罗斯福一如既往地提前几周就着手起草，确保有足够时间同他的顾问们协商。塔夫脱参加了无数次早餐、午餐、午夜讨论，仔细分析每个部分。“他的对手可能会攻击这封信函，”塔夫脱对奈莉说，“但他们不能批评它缺乏趣味或活力。”为

征询更多人的意见，罗斯福也把初稿给鲁特、洛奇、诺克斯、海、加菲尔德和民事服务改革者卢修斯·斯威夫特传阅——寻求不留情面的批评。斯威夫特告诉妻子：“我全力以赴地对待这封信，插入了大量要点。”

9月12日发表的罗斯福接受函收获到广泛赞誉。“令人瞩目，”《纽约时报》宣称，“惊人地出众。”《华盛顿邮报》的评论说，他已然构建出了“巡回演讲的真正主旨”，能够“鼓舞足够多的爱国民众的精神”，捍卫共和党的首要目标。塔夫脱对罗斯福说，这封信的力量在于“字里行间对民主党的挑战控诉非常具体，以事实说话”。他表示，如果帕克炮制一封跟他的演说一样温吞的接受函，人民将立即意识到“民主党掌握的真正事实何其少”。

塔夫脱预想的、民主党候选人黯淡无光的作品并未出现。帕克用六千字的长信猛烈抨击国内的集权政府和国外的帝国主义，发出改革关税和进一步管制托拉斯的铿锵有力的号召。共和党坦率地承认，现在“竞选活动中的议题更势均力敌了”。《纽约时报》认为帕克的信件是“伟大的文章”。虽然没有立意搅动“群众的呼声”，但它求索于“思考的人”，提出“人民的终极考验”。

罗斯福承认帕克聪明地设法拉住党内不同派系，“把心交给支持者”，制止了“竞选活动的下滑趋势”。在这样的时刻，罗斯福迫切渴望“亲自出击”，在巡回演讲中直面他的民主党挑战者。“如果可以公开数落他，我能把他切成一条条的，”他在信中对克米特说道，“但是一位总统当然不能巡回演说，不能任自己沉溺于个性。”他唯一的选择是“安静地坐着”，相信代表他走遍全国的内阁成员能为他的选举造势。

鉴于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厌恶准备和发表公开演说，在一路的竞选活动中，他自己都惊讶，能以最受追捧的演讲者之姿出现。“很

奇怪，在努力远离政治，并且真心不喜欢政治的情况下，我就这样被扔到里面。”他对密友霍华德·霍利斯特说道。然而，在给奈莉的信中，他透露说自己感到愤怒，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主导内阁会议的是“纯粹的政治性讨价还价”。“我猜这没什么大不了，”他哀叹道，“但我而言，似乎有损尊严。”尽管这样，随着竞选活动趋于白热化，他政府发言人的角色步上正轨。“我相信自己做的工作比其他任何内阁成员都多，”他骄傲地说，“但我对此并不反感。”

虽然做出承诺，但塔夫脱仍要与积习已深的拖延症奋力抗争。他为在哈佛毕业典礼上的首次重要演讲做准备，在那里，他将和前任国务卿、民主党人理查德·奥尼就菲律宾问题交锋。塔夫脱向兄长查尔斯坦白，说自己“几乎准备到最后一天，就像我惯常的那样”。奔赴剑桥市的前一晚，他和总统以及詹姆斯·加菲尔德才最终审定了讲稿。总统预测此次演说将被树立为“伟大的公文”。加菲尔德也视其为“大师级论证”，在日记中，他写道，自己认为塔夫脱是“真正的伟人”。

在桑德斯剧院，威廉·塔夫脱给哈佛法学院的校友做演讲，由大法官梅尔维尔·福勒和哈佛校长查尔斯·W.艾略特担任主持。在上午的两小时中，从美西战争和决定对菲律宾行使主权开始，塔夫脱简单但清晰地讲述了美国与菲律宾关系的历史。他论证说，美国政策推动形成“菲律宾人的菲律宾”，最终将帮助那里的人民为自治做好准备。塔夫脱认为，像众多民主党人和无党派人士鼓吹的那样，在教育好民众之前就承诺独立，那将是个错误。

在辩驳中，奥尼公开承认，“通过统治中的公正和圆熟、通过与菲律宾人相处行事中的机敏、耐心与仁慈”，塔夫脱毫无疑问赢得岛上人民的“普遍崇拜”。然而，他坚持认为，美国不能“为了菲律宾人的教育和提升而遥遥无期、毫不吝惜地牺牲美国人自己的生活与财富”。宪法没有授权政府“将自己化身为蒙昧种族的传教士”，或“为恩泽热带那些五花八门的棕色人种群体而向本国劳苦大众征税”。简而言之，继

续占领菲律宾代表着对美国传统和利益的背离。

“尽管观点相悖，两位演讲者保持了无懈可击的礼貌。”《辛辛那提问讯报》观察说，“当然，他们陈述不同意见时，都避免使用尖刻辛辣的言辞。在塔夫脱和奥尼这样的人相遇时，公众可以期待高层次的启发教化。”《问讯报》补充说，奥尼的演说是“一件好事”，它让“哈佛的年轻人有机会听取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否则塔夫脱部长会催眠他们，因为他们爱他”。

在竞选活动中的首次露面获得积极关注之后，塔夫脱胆色大增。“我在剑桥市开火，高兴而失望地发现它是多么受欢迎。”他诙谐地对罗斯福说道。

威尔、奈莉和孩子们很快离开剑桥市，前往默里湾的避暑别墅。在菲律宾度过之前的两个夏天后，塔夫脱乐不可支地重返这个“神奇的地方”，在这里，他的兄弟和家人可以轻易地聚在一起野餐、钓鳟鱼、每天打高尔夫。“空气令人心旷神怡，”7月初，塔夫脱给牡蛎湾的罗斯福写信说，“我感觉像一个男孩——想要跳上跳下、大声呼喊。”奈莉和孩子计划在默里湾一直待到9月底，但竞选活动和内阁职责要求威尔必须在7月末返回华盛顿。

8月的时候，塔夫脱做了两场关于菲律宾问题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讲，一次在圣路易斯，另外一次在肖托夸。虽然塔夫脱对自己的专业领域自信日增，但他仍为8月末在佛蒙特州蒙彼利埃露面而感到紧张。“接下来的十天里，我必须全心投入准备工作。”他对妻子说。二十多年来，塔夫脱从未做过纯粹的政治演说，担心自己“对普遍意义上的政治有些生疏”。确实如此，他谨慎地说：“法庭工作使一个人在这方面能力不足。”

罗斯福对塔夫脱在佛蒙特州的演说尤为关切，将在那里开始的9月州选举被视作总统大选投票情况的一个重要指数。虽然绿山之州^①

^① 佛蒙特州的别称。

通常倾向于共和党，然而“多数派的规模”被认为可以预示“民意的走向”。塔夫脱没有阐述共和党政策的概况，而是选择将重心放在罗斯福的领导力的上，坚决有力地为总统辩护，驳斥总统是恶霸、对国会实施独裁、践踏行政与司法分立的宪法原则等方面的指责。“当西奥多·罗斯福被当成固执己见、听不得争辩的执拗暴君而被攻击时，我是真正的知情人，”他向一千五百多名佛蒙特州听众保证，并坚定地说，“在我所有的经历中，从未遇到一个更不固执己见的当权者，从未遇到一个如此服从于理性、如此迫切得出公正结论、如此愿意牺牲之前已见的人。”塔夫脱说出的不是冗长的陈腐颂词，关于总统的天性和品格，他作为亲历者的鲜活描述抓住了听者的兴趣和热情。

“这是一次成功”，他告诉奈莉并自豪地说，他“被许多人告知，他的演说被认为是在佛蒙特州发表过的最佳政治演讲”。媒体表示同意，宾夕法尼亚州一篇社论写道，“它获得怎样的赞誉都不过分。塔夫脱法官作为法学家和行政官员已赢得盛誉。”现在，他将自己打造成“一流政治演讲家……也许，在捍卫和支持总统管理政策方面，没有哪个内阁成员更富有成效”。全文发表在《波士顿文摘晚报》上的塔夫脱演说，有望成为“共和党演讲者和作家的教科书”。最重要的是，佛蒙特州的投票结果被证明是共和党的“辉煌”胜利，优势比预期的要更大。“我为佛蒙特州感到特别高兴”，罗斯福兴奋地对塔夫脱说，而且这之前无人预见的大幅优势将“砍掉我们对手的一些献金支持”。塔夫脱接下来前往缅因州的波特兰。罗斯福已接到参议员尤金·黑尔一封“相当阴郁的来信”，事关共和党在缅因州的前景，希望塔夫脱的现身能有助于推动人们的支持。受到正面反应鼓舞的塔夫脱准备首次“完全脱稿演讲”。虽然起初担心记忆会衰退，站在讲台上张口结舌，但他最终表现得很顺畅。

塔夫脱继续北行到默里湾，在竞选活动真正的严酷阶段开始之前，度过最后两周假期。让他“十分惊讶”的是，在他47岁生日的那

晚，许多默里湾居民出现在他家中。火炬游行把他护送到默里湾最大的房子里，他们在那里大快朵颐、畅饮美酒、跳弗吉尼亚里尔舞、放声高歌、赠送礼物、频频举杯。

假期中，塔夫脱每两天给罗斯福写一封信，计划未来的演说、交换政治八卦、讨论帕克的竞选活动。“塔夫脱夫人说你一定厌倦了我给你写的那么多信，”他戏谑道，“既然我有秘书在身边，你就期待更多信件吧。”从这个时期起，当他们讨论私人或政治问题时，轻松和情谊就是他们书信交流的标志：罗斯福随意地抱怨他两人共同的朋友玛利亚·斯托勒；塔夫脱讲述了一种新节食方案，要求他进餐时不能喝任何液体；罗斯福诅咒独立媒体——“《纽约时报》、《晚间邮报》、《先驱报》”——中“可恨的撒谎者”，他们宣称罗斯福送去“一笔贿赂基金”影响佛蒙特州的投票结果，这让他出离愤怒；塔夫脱描绘了“每天在干香槟酒般令人神清气爽的空气中打高尔夫”。

9月末返回华盛顿，塔夫脱立刻被派往俄亥俄、罗德岛、康涅狄格、纽约和新泽西。“在任何演说中都不要采取看上去似乎在辩白的立场，”罗斯福提醒说，“直接攻击帕克。表明他的提议没有任何诚意；他的声明遮遮掩掩、言不由衷。宣布我们一丝一毫都不需要道歉；我们立志继续做过去一直在做的事情；我们不会放弃建设海军和维持军队，不会放弃乡村地区的免费邮递或灌溉公共土地。那样帕克就只能要么虚情假意，要么提出放弃这些工程及其他类似的工程以减少开支。”

10月1日，塔夫脱以一整天在沃伦市民广场的盛大活动，开启了在俄亥俄州的竞选活动，行进的乐队、歌声和来自附近克利夫兰、扬斯敦、阿克伦城的庞大代表团，有近两千人参加，此次竞选活动的开端被认为是“多年来最有利的一次”。与州长和两名美国参议员分享了竞选纲领之后，塔夫脱发表了基调演说。遵照罗斯福的指示，塔夫脱直接瞄准帕克，将自己最刻薄的责难射向民主党候选人，指责他针对